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五回 波上馬嘶看棹去

公元二〇五〇年九月十四日，為了召開的第十四屆第三次人類議會，議會臨時徵召了幾百位合格的「菜貓」。最先來報到的菜貓，是個非裔小青年卡伊拉。他之所以志願參加，一方面是好奇，一方面也認為這是一種榮譽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見識一下世面。還沒等到上班時間，卡伊拉心焦意燥，乾脆先到議會來了。

幾個保全人員正在閒聊，也難怪，除了吃喝玩樂，他們整天無所事事。大腦中的神經九成都白化了，身體機能也用得不多，只剩下幾種感覺器官。

當今這種退化的活化石多不勝數，過去人幻想長生不老，只有美麗的夢境，就像畫上的美女，不吃不喝，永保青春。一旦長生不老成為事實，人才發覺其代價極為高昂，時間有如牛步，漫長的人生簡直無法打發。

如果能長時期沉醉在夢裡，彷彿陳列在博物館中的標本，別的不說，至少不會影響別人。而這些大腦短路的化石，既不是做夢的料子，又不是追夢的人。他們喜歡「真實」的感受，卻不想知道什麼叫做真實，他們唯一的真實，就是讓感官活著。

從二十世紀起，有一股現實的風氣興起，那就是「就業」。任何一個社會，如果老百姓就業率低，就代表國家落後、貧窮、社會動盪不安！因此人人追求就業，求學為了就業，工作為了就業，生活為了就業，連生命也是為了就業！這些人忠於傳統，為了應付真實的需求，必須出來就業，以支付一些為了就業而增加的額外開銷。

這幾個就保全業的人員天天重複著同樣的話題，就算說者沒有說膩，聽者是早就聽膩了。一見到卡伊拉，知道是隻菜貓，大家都樂了。看人出洋相的機會來了，等於是今後三年五載東扯西拉的素材也有了。

「你來幹嘛？查勤的？是不是？」保全甲扯著嗓門，十里以外都聽得到。

卡伊拉很少跟陌生人談話，老實說，他大半時間是在夢中度過。就算做夢，夢中也都是些熟人，甚至他在選夢境時，不論什麼情節，演員總是那幾個。

這次聽說人類議會徵召臨時服務人員，他想增加一點生活經驗，鼓起勇氣報了名，也獲得錄用，一大早就興奮地跑來。

保全甲如雷的嗓音嚇了他一跳，他本能地驚惶四顧，人人都開心地笑了。他們笑得很真誠，也笑得很痛快，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圍了過來。

保全甲的聲音還是一樣大：「小弟弟！來報到是吧？哪一組？」

卡伊拉靦靦地說：「我是……我叫卡伊拉，是議事組。」

這時，大廳的電腦廣播說：「卡伊拉，你在這裡等一會，議事組還沒開門。」

保全乙的音量也不弱：「聽到沒有？你來太早了，坐！坐！」

說話本是為了溝通，有判斷力的人會控制音量，根據自我的情緒、意圖，配合現場的環境、條件，決定用多少氣力發聲。究竟人智相差甚遠，當判斷力不足，大腦白化，感官遲鈍時，人只求吸引他人的注意，往往把音量開到最大。

其實這種人沒有什麼好責備，因為人遺傳了低等動物的機構，發聲原是為了宣示領土以及求偶。在那種情況下，音量的大小決定了物種的價值與興滅。

保全甲說：「奇怪！那麼多生化人不用，找些菜貓來幹什麼？」

保全乙說：「人見人三分情，全是生化人，那議會也該叫生化人議會了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老實說，我覺得生化人可愛多了。」

保全丙說：「那是因為牠們容易欺負！」

保全甲說：「容易個鬼屎！上次我還被告了一狀。」

保全丙說：「你搞錯了，告你的是複製人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我老是分不清生化人和複製人。」

保全丙說：「複製人和生化人很好分，倒是假人與真人難分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我覺得真人和複製人很好分，我從來沒錯過。」

保全丁說：「那你教教我吧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簡單，我一開口就是『鬼屎』，如果是真人，就會罵回來，複製人和生化人都不理會。」

保全丁聽懂了，叫得更響：「鬼扯蛋！你在罵人！說我們都不是人！」

保全甲見卡伊拉驚訝的神情，翻遍白化了的大腦，終於找到一點樂子。他向其他幾個保全遞了個眼色，叫道：「溫娜！麻煩妳出來一下。」

「馬上來。」銀鈴般的聲音由後間傳出，不一會，走出一位千嬌百媚的女郎。這位溫娜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歲，面容娟秀，態度大方，帶著笑容，婀娜多姿地扭動著美好的胴體，像模特兒一樣走向台前。

她走到保全甲面前，禮貌地問：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

保全甲指指卡伊拉，說：「這位小弟弟需要妳的服務。」

溫娜馬上走到卡伊拉面前，同樣禮貌地問：「請問你需要什麼服務？」

看卡伊拉一臉茫然，保全甲代答：「全套的。」

溫娜問：「請問要在哪裡？」

保全甲說：「就在這裡。」

保全乙說：「別鬧了，今天是大日子，給上面看到麻煩就大了！」

保全甲說：「誰看到了？一年來我只見到這隻菜貓。」

溫娜在未得到命令之前，因為人聲不斷，她就站在原地等候，臉上仍舊掛著甜甜的笑容。卡伊拉見過各種女性，在夢中也是膽大妄為之徒。可是一個「活生生」的女性站在面前，觸手可及，這種感受是既新鮮又刺激。

他直覺到這個女孩不是「自然人」，尤其剛剛聽他們左一句生化人，右一句複製人的，他從來沒有機會見識到。這時自然有一股衝動想伸手摸一摸，他雖然不敢行動，躍躍之情已經寫在臉上。

滿足感官的需求原是生命進化的泉源，可以稱之為好奇心。感官有其獨特的功能，而生物的好奇心決定於該感官的成熟度。味覺最基本，只負責進食的安全，層次最低，一定要分子混合後才起作用。嗅覺是味覺的延伸，可偵測遠距離的食物分子，兼具性分泌氣息的辨識。膚覺源自水生時代，是對流經身體水壓的感知，以因應行動的方向，到了人類則應用在社會交誼以及性接觸等，是團體以及個體安全的保障。

然而環境能量不停地變化，生命體的生存決定於互動的變化狀況。除了前述三種基本感覺以外，影響深重的環境能量變化，必須有更高層次的功能配合。在物種進化過程中，從多細胞生命起，就發展出偵測能量變動及其範圍的機能。

所謂能量變動是指任一有質量的物體，在時空中運動中所產生的低階電磁波（通常都在每秒數千週以下、六十週以上）。動物接收這種電磁波的器官稱做「耳」，這種器官具有的機能是為感覺，其感覺機能則稱為聽覺。聽覺是生存的第一關，耳朵永生不休

息，一有動靜，聲效的優先次序第一。

得知動靜後，生命體尚需知道對象的所有性質，以便採取相應的行動。由於光感辨知涉及能量源，直接藉光影感知對象的性質，就形成了視覺效應（在生命出現的初期，細胞膜已有動感辨識能力，但光感辨知要到單細胞進化的末期）。同時，由動靜到視覺效應，衍生了一種令生命體不可抗拒的感受，可以稱之為「好奇」狀態。

視覺效應能辨識對象的各種性質，如果有利，則稱之為「美感」，反之為「惡感」。在好奇心引誘下，藉「美感」一步步將生命體導至有利的條件。視覺之後，進一步是膚覺，由此產生了近距離的接觸。再到嗅覺而味覺，那就合為一體了。

動物繼續進化下去，又衍生出更高的能力，相當於各種感官效應的後處理，此即學習及經驗。此兩者相當於能量結構性的累積，使物種能更成功地持續生存。

人類大腦發達，能理解經驗的體用，藉著體用關係，可以事先判斷出各種變化的後果。這種能力即是抽象認知，人再利用符號、文字，將這種認知化為概念。單一個體的認知再由主觀化為客觀，遂形成人類共知、共享的文明。

即令同屬人類，個人文明層次的高低，也有著五種感官的身影。好奇於「食、色」的人，只不過將「利感」拉近身體，或送進腸胃，或擁入懷抱，純粹為了生存。好奇的結果，若能將利基推向大環境以及全人類，那才是進化的主要方向。

卡伊拉此時的好奇屬於原始的感官需求，完全符合保全甲的預期。有誰瞧得起被自己看透的人呢？保全甲非常得意，說：「小伙子！享受去吧！溫娜是這裡的公器，算是我老哥送你的禮物。放心，保證沒有猝死病。」

受到鼓舞的卡伊拉反倒退卻了，他很想領教一下這種專為人類設計的「性器」是什麼滋味。可是急什麼呢？到人類議會來上班可是莫大的榮幸，每分每秒都要珍惜。

溫娜深情地望著卡伊拉，雙手已經在他身上緩緩遊移。的確不錯，那種感覺就像一具智能按摩器輕輕地在身上震動一般。不過按摩器功能再好，以後還是在這裡，有需要隨時可以找她，今天可是上班的第一天。

「謝謝你，我是來上班的。」卡伊拉說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保全甲愣了一愣，笑說：「上班？誰要你上班？一切有電腦負責，我們只是裝飾品。」

卡伊拉不為所動，說：「這裡是人類最神聖的地方，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好吧！會議完畢後你隨時來，我讓溫娜等你。」

卡伊拉想起曾答應父母，會議完畢立刻回家，究竟哪個重要呢？他只是個普通人，生長在一個單純的環境裡，正因如此，他還保存了幾分人的真實，知道自己的責任與承諾。顯然，他已經算是瀕臨絕種的人類了，甫出家門，到了尊貴的議會，就碰到污染源，難免感到步步荊棘，舉步維艱了。

物種在進化過程中，往往要與同類或異類鬥爭求生存的空間。這看起來似乎很殘忍，一旦存續確定，就會代代遺傳成為一種固化的功能。如果沒有生老病死，固化的結果就會失去應變的彈性。而生命體與所處環境是不斷互動的，失去了應變能力，固化便成為物種延續的障礙。所以殘忍是對個體的驅策，受益的則是整個進化的流程。

宇宙本為一體，只因人有了意識，由意識中劃分出主觀及客觀。意識的主觀可以用「我」代表，「我」的範圍，在空間上是肢體，以神經脈衝的有無為度；時間上則是思想，由經驗中的利害決定。客觀則是所有主觀的總和。

有了「我」，便有「非我」。每一個體之「我」的範疇，相當於所佔的時空之和。有人的「我」具包容性，大及家庭，甚或團體、社會、國家、民族乃至一切眾生。絕大多數的「我」很小，只代表「主觀的我」。

對卡伊拉和那些保全而言，他們只是小小的主觀個體，無庸提及溫娜，只要是「非我」就已經超出了主觀的範圍。從經驗中他們知道，自然「人」距離「我類」很近，不可隨意輕侮。複製人是用人體基因複製的，已經隔了一層；生化人是生化材料合成的，離得更遠，連「同類」都談不上；至於機器人則等而下之，已經不算「人」了。

這雖是新時代的觀念，其實在人類歷史上，這種主觀觀念一直存在。所有鬥爭的目標不外乎家族、種族、物類，以及認知上的宗教、理念、意識型態，無一不是「我」與「非我」的認知。只是隨著環境認知的擴大，其間的界限也不斷在調整。

宇宙中所有的物種，莫非是鏈鏈相繫的「客觀個體」，有的以熱能、化學能，有的以電能、電磁波相互交換。從主觀立場來看，這種能量交換是「某一個體」「影響」了「另一個體」，客觀立場卻是整體的調和、進化。所謂的「影響」，說明白一點，就是「吞併」或「吞食」，主觀上稱為「死亡」，在客觀上卻是「合流」、「變化」。

人為了應用方便，主觀地將物質分成若干類別。後人不察，因循沿用，便以這些分類為「真理」，且名之為「科學」。

比如說，在早期物質的分類中，區別了生物及無生物。隨著對「生命」的認知，人們才發現連砂石、山川、星球，甚至原子、分子都有生死。如把正電、負電當作陽性、陰性看待，分子的結合又何嘗不是一種有性生殖？

然而，一個生活在「自我主觀」中的人，唯一的目的，只是充當物質結構鏈中的一個環節。這種人能知道什麼？又需要知道什麼？問題在「人」是客觀環境中的一分子，當「變化」發生時，「變化」的結果必將影響到每一個主觀個體。

因此，就像基因鏈一樣，單鏈形成雙鏈，兩鏈各司其職。一部分負責變化的延續性，不妨稱之為「體」，另一部分則產生了進化的效應，稱之為「用」。宇宙本體依然，但在體用之間，主觀客觀交互變化發展，是為進化的過程。

人類已經徹底的自我污染了，但進化的動力並未因此停止。卡伊拉在短暫的矛盾掙扎後，對父母的承諾佔了上風，他說：「謝謝你，我很忙，恐怕沒有時間。」

保全甲不相信，情況有點失控了：「你很忙？忙什麼？做夢？」

卡伊拉得意地說：「是的，我正夢到凱撒大帝就位。」

保全甲不屑地說：「你是凱撒吧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不，我是布魯特斯。」

保全甲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布魯特斯？你想找死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不怕，我的夢中沒有安東尼。」

保全乙不由得對這個小黑人刮目相看，說：「想不到你還很有謀略！」

卡伊拉慚愧地說：「是別人教我的，因為人人都做凱撒，不稀奇。」

保全乙高聲向眾人廣播：「你們聽見了沒有？人人都夢想做凱撒！足見人人都像我們一樣，醉生夢淫！」

保全丙說：「說得好！我們不就是人類的代表嗎？」大家一陣哄笑，連溫娜也笑得花抖枝顫，一副心領意會的模樣。

卡伊拉說：「你們怎麼能代表那些尊貴的議士呢？」

保全甲模倣卡伊拉的腔調說：「尊貴的議士？這裡有尊貴的議士嗎？」

保全丁尖著嗓子說：「有！很多！」

保全甲問：「在哪裡？」

保全丁把溫娜往前一推，說：「在這裡！」

卡伊拉太相信媒體，早把議士神聖化了，心裡很不服氣，說：「你們怎麼可以侮辱我們人類議會的議士？」

保全甲無辜地說：「我們沒有侮辱誰呀！我們是在愛寵偉大的議士！」

保全乙說：「小弟弟，這幾天你將見識到比羅馬帝國更精采，比元老院選凱撒還要動人的戲劇。現實與夢幻唯一的分別，就是看一次就夠了。」

保全丙說：「這樣說吧！我們剛來時，誰不對議士們抱著尊敬的心呢？可是看多了，才發覺他們和我們沒有兩樣，連上溫娜的過程都如出一轍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不對！不對！我有錄影證據，議士們平均只有三分鐘！」

保全乙說：「那也難怪，他們家裡有老婆，外面有情婦，每個大城市一個私館。辦公室還有一個專用複製人，就算開威猛剛工廠也要破產的。」

卡伊拉聽得目瞪口呆：「專用複製人？是什麼東西？」

保全乙說：「一般人以為除了自然人以外，只有生化人和機器人，其實不然。目前真正的分類大概有五種人，就是所謂的自然，複製人，生化人，程控人，機器人。專用複製人是複製人的一種，以美女的基因複製的，但是另有一套教育方法，專門服侍某些重要人士，如議會議士之流的。」

卡伊拉說：「秘書不是很好嗎？生化人也不錯，為什麼要用複製人呢？」

保全乙說：「你聽說過權利使人腐敗吧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當然有，歷史課本就是證明。」

保全乙說：「對了，人類議會是全球最高機關，人類議士擁有絕對的權利。」

卡伊拉說：「擁有絕對權利的應該是電腦當局呀！」

保全乙說：「電腦？哼，說多笨就多笨！不然還要我們這些保全幹什麼？」

保全甲說：「也不能這樣說，我看電腦就是標準的馬屁精，只是專拍議士的馬屁！」眼見這位黑不溜光的菜貓，居然不吃這一套！他心中一轉，對卡伊拉說：「嘿！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我叫卡伊拉。」

保全甲說：「卡伊拉！有志氣，你要見識偉大的議士，是吧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當然，我希望有這種榮幸。」

保全乙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建議……」

保全甲用腳一蹬保全乙的腳尖，擠擠眼睛說：「我們的小朋友很有見識，就成全成全他吧！」

保全乙糊塗了，瞪著保全甲，說：「你是說？」

保全甲笑著說：「還有誰比肯特吳更偉大？」

保全乙聽懂了，他聳聳肩，搖搖頭，轉身走到櫃台後面，說：「隨便你們，我對這種事沒興趣！」

保全丁知道有熱鬧可看，興奮地對卡伊拉說：「算你運氣好！小弟弟，我教你一個法子，待會分派工作時，你自動要求分到肯特吳議士那個小組，包你滿意！」

進來的人漸漸多了，大家便各就崗位。所有報到的臨時工作人員，一起被帶到一個扇形會議室中，等待分配。

到了八時，一位身著制服，胸前掛著名牌的女士走到台上，向眾人說：「歡迎各位來此，我叫艾琳娜，是議會會務組組長，負責你們的工作分配。本議會根據議事法規，每年共有四次季會，會期一個月，這是本年度第三次。大會規定，臨時會議或分組會議可以利用網絡，聯線開會，但每年四次的季會必須在本會場舉行。」

「基於議士們精簡人事的初衷，本議會除了議士助理以及一些特殊單位外，其餘工作都由生化人、機器人擔任。如有必要，則向社會各界招募。由於有臨時狀況，人手不足。特別招募各位，服務三個月。今天為職前訓練，等分組完畢，你們的私用電腦會向你們說明工作細節，務必要認真瞭解，以免發生工作及認知上的不便。」

「此外，由於議士們工作辛苦，精神緊張，有時會有一些奇怪的舉動，遇到這種情況，各位千萬不可慌張。基於各位的安全，有幾點守則必須徹底執行。你們千萬不能誤闖議事區，因為在那裡面，議士的行為受到保障。就算你們受到侵害，也沒有申訴的機構，一切後果自行負責……」

「你們最大的責任是維護人類尊嚴，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代表大會與尊貴的議士們溝通。所以必須先瞭解議案內容，並親自送到議士手中……」

這次招募的人員共五百位，分別來自世界各地。卡伊拉把保全丁的話記在心裡，自動請纓，果然被分配到肯特吳議士的小組。

吳議士的辦公室在72度9分的扇形結構體前端，一到門前，卡伊拉便被一座高級餐廳似的高大櫥窗吸引住了。那裡面展示著一幅多媒體傑作，在四維轉換的技巧下，把形形色色的各國美食，色、香、味、觸感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令人不由得食指大動。

卡伊拉哪裡見過這種場面，首先，那四維轉換就令他瞠目結舌。因為視野是三維的，以致人們對事物的認知都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間。第四維指的是時間，而時間及空間都是靜態的能量形式，在電腦的運算下，可以作相對的變化。在四維時空的交換下，櫥窗中雖然只有三維影像，卻有動態的各種效果。

卡伊拉看呆了，他正因聞到黃蘗草燻兔肉的香氣而口涎難禁，燒烤鱷胃的味道又撲鼻而來。窗櫺中不斷游走的各色食物彷彿沒有止境，不但是生平僅見，而且都泛著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，引得他饞吻騷動。

「小兄弟！吃過這些菜嗎？」一個陌生的聲音由背後傳來。

卡伊拉正沉浸在他的胃感中，聞聲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是個中年黃種人。卡伊拉猜測他可能是肯特吳的屬下，立刻恭恭敬敬地回答：「請原諒我的幼稚，我連想都沒有想過有這麼多可以吃的東西。」

「呵呵！」那人笑了，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也一樣，你是來報到的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叫卡伊拉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「指教？不敢當，如果你喜歡吃，那就來對地方了。」

「吃？我興趣不大，只要不餓肚子就行！」

「奇怪！當局告訴我，你是志願分配到這裡來的，為什麼？」

「哦！」卡伊拉臉脹得紅紅的，說：「是前廳那幾位大哥介紹我來的，他們說吳議士很偉大，值得我學習。」

「是了！」那人點點頭說：「是了，一定是那幾個傢伙。不過，我不能不告訴你，你既然要來，我建議你還是先改變一下膚色。」

卡伊拉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「什麼？您是說吳議士還有人種歧視？」

「不！不！你誤會了，不是人種歧視的問題。」

「那為什麼要我換顏色？」

「唉！這叫我怎麼說呢？」那人抓耳撓腮，忍了半天，只好說：「怪只怪你的膚色太誘人了，不是好事！」

「有什麼誘人的？」卡伊拉一頭霧水。

「唉！是這樣的，吳議士實在太好吃了，你這皮膚像烤乳豬的外皮似的，我怕他一時糊塗，真把你給吃了！」那人面帶憐憫的說。

見他不似說笑，卡伊拉半天答不上話來，呆了一會，說：「天下哪有吃人的事？尤其是在這個昌明的時代。」

「天下什麼事都可能，只看你碰上了沒有，我是好心，你不相信就算了。」

「別的我相信，要說人吃人我是不相信的。」

「真吃了倒沒事，怕的是一口咬下去，或者加了作料，把你給烹了！」

「難道電腦當局不管嗎？」

「怎麼管？議士就是今天的皇帝，皇帝誰管得了？」

「我不信有這種事，」卡伊拉心裡一涼，嘴巴卻堅決地說：「我不換！」

那人這才伸過手來，說：「叫我老史吧！我是議士的專用大廚師。看你倒是條漢子，只怕以後沒有機會了，咱們先握個手吧！」

卡伊拉這時才感到有些恐怖，囁嚅地說：「真有這麼嚴重嗎？」

老史聳聳肩，說：「誰知道？議士一家人都很奇怪，問題有時出在議士的哥哥身上，有時是姐姐，也可能是爸爸。總而言之，我看多了，也快要退休了。辛辛苦苦熬了這幾年，夠我好好逍遙個幾百年了。」

卡伊拉滿心懊惱：「那些保全人員為什麼要害我呢？」

「他們倒沒想害你，一定是你瞧不起溫娜，所以他們開了這麼一個玩笑。」

「溫娜？那個複製人？」

「難怪！」

「難怪什麼？」

「他們把溫娜當寶，你瞧她不起，就麻煩了。」

「我沒有瞧她不起呀！」

「你有和她當眾表演？」

「當眾表演？」

「我知道，一定沒有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？」

「唉！你太純潔了！這年頭最流行的是集體騷亂。」

「什麼集體騷亂？」

「你不知道最好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人無休無止地追求新花樣，最後落得連自己都厭惡了，還能怎麼辦？」

正在說著，身後有個男人大叫：「把昨天的那個拿來！」

「昨天的什麼？」回話的是個女聲。

卡伊拉和老史忙回過身，只見一男一女，有西方人輪廓分明的面龐，也明顯受到東方血液的中和，勻稱有致。兩人都二十來歲，身著流行的閃片裝，腳踏輪板如飛而至。老史彎身說了聲：「大少爺，大小姐好興頭。」

二人沒理他，一邊滑進裡間，一邊嘴裡還爭著。

那男士醉薰薰的，站都站不穩：「比莉，昨天那個就是昨天那個！」

「大哥！昨天哪個嘛？我看你是醉啦！」

「妳真的不知道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那把昨天拿來罷，我挑出來給妳看。」

「昨天早過去了，叫我怎麼拿出來？」

「不是有電腦嗎？誰說拿不來！」這位男士就是亞當吳，吳常性。

「你講點理好不好？」比莉吳火大了，停步大喊：「過去了就沒有了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！我亞當吳說拿來就得拿來！」亞當吳也停下來，聲音更大。

比莉吳見他不可理喻，搖搖頭便往裡頭走。不料亞當吳怒不可遏，一把拉住她，說：「往哪裡走？我叫妳拿來，妳就拿來！」

「奇怪！昨天已經不在了，我到哪裡給你拿來？」

「昨天不在了？那我們怎麼還在？」

「我們在今天呀！」

「今天又在哪裡？」

「大哥！你怎麼啦？儘說些瘋話？」

卡伊拉已經進來了，他一向好學，知道一點思維學的理論。見二人爭論不休，忍不住插口說：「小姐，這不是瘋話，是本世紀初興起的一種新思維。」

「噢！」比莉吳仔細打量眼前這個棕黑小子：「你是誰？」

卡伊拉禮貌地回答道：「我叫卡伊拉，是剛剛分發到吳議士辦公室的工作人員。」

比莉吳嘴一撇，說：「上次來了個紅鬼，這次又來個黑鬼！」

卡伊拉胸部一挺，義正辭嚴地說：「小姐，請您尊重一點，我不是黑鬼！」

比莉吳呸了一聲：「去你的！我說你是黑鬼，你就是黑鬼！」

卡伊拉說：「小姐，這裡是人類議會聖地！請尊重點！」

比莉吳突然哈哈大笑：「小黑鬼！」她模倣卡伊拉傲然的神態和腔調說：「這裡是人類議會聖地！請尊重點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卡伊拉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，大吃一驚：「小姐，妳很有表演天才！」

比莉吳覺得這個小黑人蠻可愛的，這才收起嘲諷的態度，好心地說：「小弟弟，你知道嗎？權利使人腐敗！我們在權利的巔峰，正是腐敗的明證！」

亞當吳在一旁觀察，卡伊拉看起來是塊璞玉，正好填補當前的一個破洞。只是此刻他頭腦不清，中心如醉，他不願醒過來。他太志得意滿了，呼風有風，喚雨來雨。只要舉起肯特吳這塊金字招牌，沒有什麼辦不到的，除了拿不回來的昨天以外。

「別慌！慢慢說，什麼樣的新思維？」亞當吳一定要搞清楚，昨天為什麼拿不來。

卡伊拉說：「新思維就是人類重新自我認知的思維方式。」

「噫！還要重新自我認知嗎？誰不認識自己？」

「很難說，據我所知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認識自己。」

「那你認識自己嗎？」亞當吳問。

「我一直在努力，所以我自願來人類議會向偉大的議士們學習。」

「偉大的議士？」亞當吳笑彎了腰，他左看右看，說：「在哪裡？」

突然間一隻碩大的天竺鼠從走道竄進來，立刻又鑽到吧台底下。一位身披龍袍的男士從後面追來，見狀大呼：「把吧台拿

走！」

吧台真不見了，天竺鼠本來躲得十分安穩，正在梳毛理鬚。這一見天光，嚇得膽裂魂飛，忙不迭又向桌底鑽去。

「肯特！那是戲裝！給我脫下來！」亞當大叫。

「肯特！你太不像話了，等會又要我洗！」比莉在抱怨。

原來面前這位鑽洞的就是他最景仰的人類議士肯特吳，卡伊拉正心肅意，恭恭敬敬地向肯特吳鞠了一躬。

老史不知什麼時候拿來一個小瓶子，走到卡伊拉身邊，從瓶裡倒了一點青白色的膠水在手心上。乘卡伊拉專心一志等肯特吳回應的當兒，伸手握住他的手臂，漫不經心地把膠水均勻地抹在卡伊拉的皮膚上。

肯特吳充耳不聞，待他走過以後，吧台、桌子立刻自動復原。他步履如飛，往老鼠逃跑的方向追將過去。

這時一個老頭坐著輪椅從裡間出來，他嘆了口氣，說：「唉！家門不幸，這個不成材的兒子，除了吃，他還有什麼能耐？」

比莉吳對老史說：「爹！您就別抱怨了！他再不行也是個議士呀！」

吳福咳了一聲，說：「什麼議士！還不就是亞當的演員！」

亞當吳酒意尚濃，說：「老頭子，你的戲是下一場，還沒有發通告！」

吳福搖了搖頭：「你就省省吧！我早退休了，不演了！」

亞當吳怒氣未消，恨聲道：「哼！退休？自從瑪麗蓮走了，你就變成廢料了！不像肯特，只要吃飽了，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！」

「唉，人為什麼要生兒育女呢？」吳福低下頭，身體窩在輪椅中。

「為什麼？因為你控制不住性慾！」亞當吳大喝。

「大哥！」比莉吳拉了哥哥一把，說：「這裡有外人。」

「外人又怎樣？」亞當吳把妹妹推開，怒氣衝天地說：「妳真以為我醉了？昨天的事全在我腦子裡！誰講過去不存在？」

吳福掉轉輪椅，向裡間駛去。亞當吳大步跨出，不由分說，一把將輪椅拉住，怒吼道：「這次你別想逃走！幾年來，你坐在輪椅中，緊抱著過去不放？是吧？」

吳福仍舊低頭不語，亞當吳忍無可忍，舉起左手，對著微機大喊：「趕快給我把他的過去丟掉！」

顯然微機無法從命，亞當吳跡近瘋狂地攘臂高呼：「你不聽我的話，我就發動議士，把你徹底廢掉！」

這怎麼可以？整個人類的安危，怎麼會繫在一個人的手裡？卡伊拉一時義憤，挺身而出，說：「不可以！在理論上說，過去是去不掉的！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是真的，因為過去不存在於現在。」

「黑鬼！你懂什麼！」亞當吳想不到居然還有不怕死的人。

「我不是黑鬼！我學過思維論！」卡伊拉是初生之犢不怕虎。

「我說你是黑鬼，你就是黑鬼！」

「吳先生，有電腦的記錄為證，你這樣說是人種歧視！」

「歧視又怎樣？電腦膽敢反對我嗎？你知道我是誰？」亞當吳氣血上衝，神智全失，一步一步逼近卡伊拉。不料卡伊拉身上散發出一種噁心的氣味，亞當吳趕緊掩著鼻子，說：「老史，快拖他去洗洗！臭死人了！」

老史連忙把卡伊拉拖開，對亞當吳說：「真是的，什麼都瞞不過大爺！這臭小子不僅要洗，還得剝層皮才行！大人不記小人過！大爺就饒了他吧！您沒見到吳議士追下去了嗎？要是又和上次一樣，掉到地谷中就麻煩了。」

比莉吳說：「大哥，叫你不要喝酒你不聽！快去找肯特吧！」

鬧了這一會，亞當吳清醒了點，他不是渾人，萬一肯特真出事了，他多年辛苦建立的基業就付之東流了。比莉這句話正好做下台階，他立刻對微機說：「快把肯特吳議士的位置移到我面前來。」

說罷，正前方突然出現一座巨大的洞穴，地上佈滿堆堆白骨。肯特吳正把玩一根尺許長的脛骨，他發覺眼前光影改變了，回頭一看，說：「大哥，你們也來了？快看，這些骨頭是三百萬年前的人類遺骸！」

「憑你？你怎麼知道？」比莉吳說。

「我問微機的呀！別以為我只懂得吃，我在研究這骨頭！不知道能不能熬湯，三百萬年前的味道一定不同。」

「虧你還是議士！說不定這就是我們的老祖宗哩，你拿老祖宗熬湯？」

「為什麼不可以？微機還告訴我，這些骨頭裡面的鈣結構非常完整。」肯特吳發現面前有一個黑人，他好奇地打量了一下，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卡伊拉恭敬地說：「我叫卡伊拉，是大會派來向您學習的。」

肯特吳興味盎然地走過來，眼睛瞪著卡伊拉的手臂，說：「你的膚色是天然的嗎？有沒有加作料？」他也聞到怪味了，皺著眉頭說：「怎麼這樣臭呢？」

卡伊拉毛骨悚然，看了老史一眼，慌忙說：「這是烤焦的顏色，不好吃。」

肯特吳沒有理他，逕自聞了又聞，自言自語說：「嗯，這是餛飩油，有芥末，有腎騷……」他轉頭對老史說：「你看能不能調理一下？」

老史笑著說：「二爺，哪天我沒弄好吃的菜色給您？這小子不好吃。」

肯特吳抱怨說：「再好吃的東西，吃多了也就稀鬆平常了。電腦當局為了討好我，讓我覺得新鮮，常給我清洗感覺閥。感覺閥是乾淨了，反而害得我對好不好吃倒不重視了，總想吃一些吃不到的東西。」

老史說：「可是不能吃人呀！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才刺激過癮呀！」

老史說：「議士您真喜歡吃，不妨去木星基地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有人從木星回來，說他們那裡地心引力太大，生產的食物比地球上的結實一百倍！煮一碗雞湯，可以喝上一百天！」

「那有什麼好？」

「好壞是個人品味，但是要講刺激過癮，木星上也要大上一百倍！」

「哇！我去木星！馬上通知當局！」

「小弟！」比莉吳說：「別忘了你是人類議士。」

「忘了？忘得了嗎？都是大哥！我才不想做什麼鬼議士！」

「哼！怪我？忘恩負義！」亞當吳懶得理他們，早就走到一邊去了，他也在把玩一個骷髏頭。沒想到當他說話時，那個骷髏居然也張開嘴巴，好像在對他說話一樣。亞當吳嚇了一跳，他再定睛一看，那個骷髏在他手中上下移動，好像點了點頭。

亞當吳嚇得手一鬆，骷髏頭往下掉，碰到一塊石頭，立時跌了個粉碎。

「大哥！怎麼了？」比莉吳忙問。

亞當吳定了定神，大概是喝多了，不然骷髏怎麼會說話？「肯特！回去吧！在外人面前胡說八道，萬一傳出去就麻煩了。」

卡伊拉忙說：「我不會說的。」

亞當吳頭一抬，兩眼盯著卡伊拉，說：「你不會說什麼？有你說的嗎？」

卡伊拉會意，說：「我什麼都沒看見，沒聽見，沒什麼說的。」

亞當吳說：「這就對了，過去不存在，那是你說的。」

卡伊拉又說：「未來來自過去，所以也不存在。」

亞當吳詫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未來也不存在？」

卡伊拉說：「看，先前誰都沒有看到這些白骨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在當時，這些白骨是來自未來的時間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可是這些白骨有三百萬年了，分明是過去的人呀！」

亞當吳糊塗了，想了又想：「是呀！」

卡伊拉說：「所以未來來自過去。」

亞當吳搖搖頭，這不可能，和那個骷髏能點頭一樣，一定是自己喝多了：「別唬我，這只是骨頭而已，誰管它是人是鬼！」

不料話聲未盡，地底即傳出一聲長嘆，幽幽之聲回音裊裊，半晌不絕。眾人嚇得汗毛直聳，卡伊拉更是兩腿發軟，不由得癱在地上。

突然一股涼風吹過，散佈的骨頭順勢而動，瞬間即形成一股漩渦。在漩渦中心，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髏人立而起。眾人驚恐萬分，亞當吳說：「今天怎麼醉成這個樣子？明天一定要立法把酒給禁了！」

肯特吳叫道：「大哥，這是真鬼！」

比莉吳說：「你又知道了？我猜是誰搞的幻境。」

肯特吳已魂不守舍，顫聲說：「是鬼！我剛才見過……有個矮鬼還和我搶東西吃……所以我才跑出來。」

吳福嘆口氣說：「夜路走多了，見鬼不稀奇。」

那骷髏突然開口說：「奇怪！鬼有什麼可怕的？」

亞當吳沒有好氣，說：「你是鬼，當然不怕！」

那鬼連連搖頭，骨骼碰來碰去，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：「不通！不通！鬼一點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！」

亞當吳說：「瞎掰！你倒說說看，人有什麼可怕？」

那鬼嘆了一聲，說：「鬼只是人剩下的一點精氣，除了嚇唬人，還能幹啥？人可厲害了，要用你的時候就騙你受洗，等到利用價值沒有了，就用迷藥把你迷昏。這還不說，人把地球搞垮了，又要去玩木星。」

亞當吳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好極了，我是人，你該怕我了吧！」

鬼說：「是呀！我就是怕人才來這裡的呀！」

亞當吳又迷糊了：「你既然怕人還來幹什麼？」

鬼說：「棄暗投明呀！我們受電腦當局迫害，弄得有家難歸，有國難投。現在我們想通了，看來只有走正途，競選議士，來個徹底大漂白才行。一打聽之下，議會裡只有您才是真命天子，因此率領一眾弟兄前來投誠，敬請納用。」

亞當吳頭腦清醒了，說：「不錯！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算你找對人了！」

鬼說：「我可是繳足了學費，在這個地洞裡等了很久，天天巴望著見到您……」

亞當吳頗為感動，倒是個有心鬼：「見我？做什麼？」

鬼說：「因為您名滿議會，我要拜您為爹。」

亞當吳看得出來，這鬼頗有能耐，收歸己用，一定能增加不少力量。不過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怎能憑這一句話就決定這種大事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……只是……」

那鬼身子一搖，只聽得嘩啦連聲，骨頭散落一地，一個影子漸漸成形，他就地一跪，叩了三個頭，說：「謝謝爹爹，兒子不是人！」

亞當吳更納悶了：「不是人？那是什麼？」

剛說完，突然一陣風又旋出一地奇形怪狀的人。地上的矮人紛紛磕頭，高呼爹爹萬歲，就像七上八下的杵子，在白裡搗蔥一樣。

洞中又鬧成一團，只聞驚叫聲、搗蔥聲、群鬼喊爹聲交織成一片。

亞當吳一聲震喝：「不要吵了！」如同晴天霹靂，全洞頓時安靜下來。

不是人忙說：「這些都是兒子的拜把兄弟，這是……」

亞當吳擺手說：「天下哪有這種事？我老婆都沒有，一下子就來了一大堆兒子！」

日月人抗聲說：「爹！我是女兒身！」

亞當吳皮肉一陣酥麻，他忙掉頭，叫著：「快起來！快起來！我是絕子絕孫無兒無女的自由人！」

兩面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物，起身走到亞當吳面前，彬彬有禮地說：「爹！您是我們黑暗裡的光芒，您是我們絕望中的希望！爹！您是我們太陽，是我們宗主，是我們吃裡扒外的榜樣。沒有您，我們只是十一個鬼，唯有拜在您的腳下，我們才能棄鬼仗人，如魚得水，永保剛強。」

不是人又說：「只要爹爹有事，呼喚兒等，我們一定以死相報！」

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。打從心底說起，亞當吳這個導演沒上過排行榜，沒拿過金像獎，始終有些壯志難伸的遺憾。平日對人真假顏色，人人怕他，人人避他，也難免孤寂難耐。兩面人這一表態，他心裡上舒坦已極。

比莉吳看在眼裡，插口說：「哥呀！你不嫌這些鬼太老了嗎？」

小大人一聽，用他的小手小腳，連滾帶爬地擠到亞當吳身邊，撒嬌說：「爹！我不吃您的奶水，永遠長不大的。」

吳福實在看不下去了，對肯特吳說：「這算哪門子戲呢？連最佳勇氣獎都不夠資格！簡直是胡鬧嘛！該吃飯了！我們回去吧！」

肯特吳也嫌這些鬼怪不對胃口，高興地下令說：「好極了！我們吃飯去！」